

農業合作化短篇創作選

大風暴

何永偕等著



農業合作化短篇創作選(7)

大風暴

何永偕等著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書從全國各主要刊物上，選輯了三個比較優秀的短篇小說，它們都是以批判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某些農村領導幹部的右傾保守思想為主題的作品，大膽地表現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正確和保守兩種思想的矛盾鬥爭，展示了合作化高潮到來時農村生活的真實情景。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東 四 條 胡 同 4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466 字數 50,00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4 插頁 2

195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75000

定價 (5) 0.23 元

目 次

整社基点村的一天·····	王安友 (1)
野姑娘·····	李 準 (34)
大風暴·····	何永偕 (54)
在區委会里·····	崔 璇 (80)

整社基點村的一天

王安友

—

今年夏天特別熱，早十點以後，太陽就已經像一盆炭火了。在兩邊有高粱稞的路上，簡直像在蒸籠裏一般，連微風也像是從鍋爐裏噴出來的熱氣。陳福全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濕了，臉通紅，張着嘴也幾乎喘不過氣來。但他還是快步地走着，沒有要停下來找個樹蔭歇一歇的意思。

他是從縣裏開罷會回李家村來的。十天以前，他從縣裏到四區李家村來安整社基點。李家村有個三十二戶的合作社，是在去年冬天以一個互助組為基礎“自發”組織的。陳福估計這個合作社的問題一定很複雜，正是一個典型，他決心把這個合作社徹底整頓一下，按上級的要求創造一套整社經驗，以推動其他地區的整社工作。及至來到李家村以後，經過十來天緊張的工作，對社員進行了普遍的互助合作教育，深入羣眾進行了調查，他

感覺要宣佈解散這個社是不可能了；不過另一方面，他到底也發現了有八戶中農社員還存在着顧慮，在他看來也就是“思想不成熟”，應該叫這八戶社員出社。不料他把這個意見和社裏一商量，年輕的社長王家榮和一些社員都搞不通，連開了三次會都沒有打通思想。正在這時候，縣裏就來信叫他去開會了。在縣委會三天來的會議上，他听了各個基點村的彙報，在那些基點村裏，有的把合作社轉成了互助組，有的讓大批社員退了社，他立刻感到自己的工作做得太差了，心裏又是慚愧又是不服氣。後來縣委書記作總結，他簡直連坐也坐不住了，心裏想：“我是不是犯了尾巴主義的錯誤？我為什麼不下最大的決心去打通他們的冒進思想？唉！該死，我的原則性到哪裏去了？……”今天早晨會議一結束，他連飯也沒顧得吃，就急急忙忙趕回李家村來了。

從縣到李家村至少有六十里路，陳福趕到李家村的時候，天色才剛剛傍晚。他在屋裏略坐了半刻，衣服也沒來得及換，就去找青年社長王家榮。在半路上，他打听到王家榮到區供銷社去了，他就又翻身向貧農社員莊順家走去。

莊順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中等個兒，紅紅的臉。他為人忠厚，脾氣耿直，是合作社裏的積極分子，對社比對自己的家還上心。他的女兒名叫莊田英，熱情活潑，責任心很強。她是社務委員兼會計，除社長王家

榮以外，又是村裏僅有的共產黨員，可是她有時候還帶三分孩子氣哩。這時候莊順和女兒正在家裏吃飯。莊田英一回头看到陳福來了，忙滿臉帶笑地迎着他站了起來，說：“啊呀，陳同志回來了。該是還沒吃晌飯吧？”一面搬了個坐位讓他坐，一面又要找碗叫他吃飯，看見陳福只顧拿着手巾擦臉，她又到屋裏去給他拿出來一把蒲扇。這當兒莊順吃完飯了，提着小板凳到陳福旁邊坐下，問他上級佈置的什麼工作。陳福有他自己着急的事，只隨便扯了兩句什麼，馬上和田英談開工作了。

陳福五天不在家，按理說首先應當問問這五天來社裏的全面情況。他沒這樣做，開頭就問起積肥的問題。因為他認為這是合作社當前最要緊的問題；他去縣裏開會以前，還幫助訂了夏季積綠肥的計劃，要社裏保證完成。他問：“怎麼樣，該積一百多車了吧？”田英臉上立刻出現了為難的神氣，說：“哪裏，我看一共還不到三十車呢！……”

陳福打了個楞，手裏的蒲扇也丟下了，心裏很不舒服，額上出現了一層皺紋。就問：“你們在這五天當中幹什麼去了？”田英說：“在你走了的第二天就開始殺蔴，男女社員都去，直到昨天才收拾利索。”陳福更急了：“怎麼，殺蔴？這是誰主張的？一定是你們那個青年社長吧？”田英說：“社裏討論的。……”

陈福立刻掛下了臉，心裏很毛躁，又不好發作。田英一瞧他那臉色，就有些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了。一会，陈福又轉向田英說：“哪裏像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樣子！要知道：農業社其所以和單幹戶不同，關鍵就在於它是集體農業，和工廠一樣，一切都要按照計劃辦事。計劃就是我們的法律，要是不按計劃辦事，那怎樣來顯示我們合作社的優越性呢？”

田英被說得滿臉飛紅，半天一聲不答。

陈福又講了一陣什麼集體性和紀律性，接着就帶有結論性地說：“我看什麼話也別說了，社員退社的問題不趕快解決，不管講什麼都不起作用。”他停了一会，又接着說：“積肥計劃沒完成就是一個證明。這在主觀上要由社長王家榮負責，可是在客觀上，我認為是和合作社不鞏固，是和有些人勉強入社而對生產不起勁分不開的。”他又問田英這幾天對那些在社裏不堅定的人進行了哪些工作？在進行後有哪些人要求出社。田英說：“人們天天忙着幹活，到晚上都累得沒點精神兒，……”“你簡單點說！”陈福打斷了她的話，“你們進行了哪些工作？進行後有沒有人提出來出社？”田英說：“因為活忙沒撈着進行。只看着大家都去幹活，沒聽到有誰提出來出社。”陈福皺着眉說：“噫！這件工作也落了空。無論如何，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思想問題！”

他站了起來，田英剛向飯桌跟前一湊，他又馬上告

訴田英說：“田英，你快去把那些有思想問題的社員叫來。快去吧，叫他們都到我那裏去。”看見田英不想走，他又命令說：“我叫你去你只管去，再去晚了他們就到地裏去了！”

田英只得答應着。她剛向外走了一步，陳福馬上又在後邊叫住了她，問她：“蔴都收拾好了吧？”“嗯，都漚上了。”“那好吧。我給你個任務：你下午要領導全體女社員去突擊漚肥。……”“漚肥？這只怕……”“怎麼，沒有時間嗎？同志，你應當認識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這積肥計劃是向羣眾宣佈過的，如果不按期完成，那你說合作社是不是還有威信？我們拿什麼話去對社外的羣眾說？”“不過，陳福同志，眼下真沒有工夫去漚肥呀。”“好了好了。地裏的活天天有，要說沒時間，那一輩子也沒有時間。”

田英沒說話，一抬腿出了大門。陳福這才鬆了一口氣。

二

中午飯後，天氣越發熱得好像下火了。南半边天空藍澄澄的，北半边天却散佈着稀拉拉的一層雲塊。這雲塊越來越大，越來越黑，只一會兒就把西北上那塊天空罩住了，並且還傳來一陣微微的、彷彿是誰在推空碾似

的雷聲。

莊田英去下了通知，又回來吃完飯，時間已經快下一點了。她飯後來到陳福住的那院裏，卻沒聽到屋裏有什麼動靜。她輕手輕腳地到屋門上一看，只有陳福一個人坐在屋裏，大概是在準備向那些有思想顧慮的社員作動員的提綱，看樣子他準備了相當久的時間了。饅饅舖裏送來的四個饅頭和一碗菜都擺在桌子角上，不知是什麼時候倒上的一缸子開水，這當兒已經沒有一絲熱氣了。桌子上還有一本“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有兩本“展望”和兩本“時事手冊”，另外筆記本啦，縣委宣傳部“關於對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行政治教育的意見”啦，等等，擺得簡直像一個雜貨攤。陳福把全部精神都用到準備動員提綱上去了，連田英來了他都不知道。直到田英說：“陳福同志，你怎麼還不吃飯？”他這才伸了個懶腰說：“噢，怎麼鬧的，為甚他們還不來？”田英說：“誰知道？我可是都告訴了。”陳福着急地把手一揮：“這些人，真能磨時間！田英，你快再去看看去！”

陳福本想坐屋裏等着，因為心裏太急，田英剛出門，他也隨後出去了，向中農社員張傳貴的家裏走去。張傳貴家裏人說他吃了飯出去了。陳福就又到街上來打听，又找到合作社保管室。張傳貴老头子沒在保管室，却在牛棚裏，手裏拿着一把掃帚，正在給他自己那头黃犍牛掃牛毛。陳福馬上一掄胳膊招呼說：“哈，老夥計，你

藏的眞嚴实呀，叫我找了半天沒找到。”就强拉着張傳貴走了出來。

这当兒莊順剛好向保管室裏走，一看他們像有事，就馬上在街上站住了，朝着他們望了一陣，也跟在他們的後边走來。

進了屋，陈福一開頭，就問張傳貴的入社是自願還是別人强迫的。張傳貴光吸烟，不吭气。陈福接着又進行了半天啓發，並問他对合作社的看法怎样，是否真心入社，說：“你說吧，也不管你对合作社哪些方面有意見，只管大胆地提出來。不用怕，我們完全支持你。”張傳貴还是沒說話。那陈福又說：“听說你对入社思想不通，这倒是一件最好办的事。如果你实在想不通，我們可以批准你退出合作社。”

莊順怕影响了陈福談話，進院以後並沒直接進屋，坐在西牆根靜靜地听着。他本來料到陈福是要動員張傳貴退社的，当他听見陈福最後這句話的時候，就沉不住气了，臉色突然發了紅，喘气也粗了，忙从西牆根站起來，進了屋，看了看陈福的臉色，說：“陈同志，这怎麼說？这？……你怎麼，怎麼叫張傳貴出社？”陈福說：“这是因为張傳貴对入社还不通。要是眞不通的話，暫時出去对合作社並沒有坏处。”莊順又气又急，看看張傳貴說：“这怎麼講？叫我說，入了社應該和閨女出了嫁一樣，沒是沒非的，怎麼好又拆台子呢？”說完，他又

彎着腰問張傳貴是不是真打算出社。張傳貴沒來得及回答，陳福在旁邊又說話了：“莊大爺，我看你先到外邊去涼快一下吧，有意見以後再提，現在我們還正在談問題呢。”莊順停了半天，吁了口氣，又看了張傳貴一眼，只得退了出來。可是，他剛走出大門，一聽屋裏又說起話來了，他就又趕忙走了回來，在窗戶外邊站下來，也忘記了太陽晒得他身上痛。

經過陳福的反覆啓發，張傳貴終於說話了：“現在人人都看透了，反正早晚要走這條路，晚走就不如早走。我這樣尋思，就報名參加了合作社。”他略略停頓了一下，又說：“陳同志你是知道的，合作社這件事，咱祖國輩輩沒弄過，這咋咋的要是弄不好，趕到秋後分不了糧食怎麼辦？我越想就越覺得害怕。俗話說，夥養牛，分種瓜，一個院裏住兩家。自己的親兄弟還常常過不到一塊，吵一頓架分開了。今天都是一些旁名外姓，又不止是三家兩家，人多嘴雜，你長了我短了，你煮着我煎着，陳同志你想想，它怎麼還有個不出事的？”陳福點點頭，說：“這些事倒是好辦，你看你对大的方面還有什麼意見？”張傳貴為難地說：“大的方面？啊呀，我覺得我說的這些就不小了，誰知道哪是大的方面呢？”陳福說：“你对社裏的領導呢？比方對王家榮吧，你有什麼意見？”張傳貴一楞，說：“什麼，對王家榮？不。陳同志，為人不能捲着舌頭說話，家榮可是個好孩子。要說是意見，

我就怕……”張傳貴剛要說又把話縮回去了，向屋外一望，回頭用小聲說：“人家說：不是一家人，就不進一家門。咱入了社，就得說社的。現在合作社裏大部分東西是公夥的，一共三十二家，我就怕大家对社裏的東西不上心，七抓八拿。家榮雖是一個好孩子，可到底還太年輕了。如果再在那些地方把不住舵，別人一拋一撂就沒有數了。”

陳福又連連點了幾點頭，問張傳貴今後準備怎樣打算。張傳貴馬上又犯了難。按眼下自己心裏的想法，感到出去等上一年看看也倒好。不過他又想：“如果合作社再弄好了呢？到那個時候看看收糧多了我再去要求入社，那人家是不是會說我是敗子回頭呢？”他想了好大的一會，很為難，只得叫陳福給他拿主意。陳福看看他有些動搖，說：“你如果真心實意地在社裏，我們當然是很歡迎的。不過，如果你想不通的話，依我看，你最好還是先退出去。”“這……”張傳貴又把想說的話縮回去了，改口問道：“陳同志，這出了社，到後來再入，人家要不要？”陳福說：“當然要。”“也許有人會說閑話吧？”“不，我估計他們不會那樣。”“那……那我就先出去？”“行。想不通的話可以出去。”

陳福馬上把張傳貴的名字記到他的小本上了。張傳貴一看記上了他的名字，臉色刷地一下變了，接着心裏通通跳了一陣，感到有點兒喘不開氣了。

就在這時候，又從大門外進來了三個社員。這也是陳福認為思想不通的人，準備動員他們出社的。可是張傳貴一看，就覺得自己比他們矮了一頭。看着他們就要進門，他在屋裏怎麼也坐不住了，就趕快回過頭，伸手在地上摸了兩三把，心亂得把放烟袋的地方也記錯了，連撈了三把也沒撈到，後來才發現，原來烟袋是豎在他身後的牆邊的。

三

莊順站在窗外一直沒走，張傳貴一出屋門，就連忙上去拉住他的胳膊，說：“你看你臉上的汗！走吧，咱到西牆根坐坐。”張傳貴真不願意和莊順說話，無奈莊順拉着他不放，只得無精打彩地走到西牆根，還沒等得坐下，莊順就小聲問他說：“二弟，怎麼你又退社了？……”看見張傳貴的心神非常不安，又接着說：“平平心吧，退社又不是羞人的事。”

張傳貴一听，就知道他在屋裏說的話早被莊順听去了。他低下頭嘆了聲氣，心裏非常難過，過了好大一會才說：“莊順哥，我退社了。”莊順說：“這是為什麼，你幹啥要退社？”張傳貴唉了一聲，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

陳福屋裏的談話又開始了。莊順又氣又急，有心再過去听听，又怕耽誤了和張傳貴說話。他為難了一陣

子，最後又對張傳貴說：“二弟，你有什麼好為難的？咱弟兄們從根兒就好得恨不能連錢財都不分，眼下應當更近一層才是，為什麼有了事又背着我？”張傳貴只好把他在屋裏對陳福談的那些顧慮，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莊順，並表明說：“說起我來，莊順哥你是知道的，快五十一歲的人了，咱一輩子老實，沒到人家的地裏拔過一棵蔥。這次退社，我也是實在無法呀！咱家裏七大八小的有九口人吃飯，這可不是好玩的。入社不同於小孩子在地上畫着玩，畫不好抹了去再另畫。入了社要不好，你說我家裏的九口人到底吃什麼活呀！……這樣我一想，唉唉！……”

莊順裝上一袋煙，剛要點火，又停住了，說：“二弟，我看你把合作社估摸得太壞了。照你的想法，參加合作社的人不都得喝西北風嗎？毛主席號召咱走合作化道路，那不是連毛主席的話也不能聽了嗎？”張傳貴一聽急了，趕快搶着說：“不，不，大哥你不能這樣說。我退社真是因為我的光景和你不一樣，怎麼還能連毛主席的話都不聽了呢？”莊順忽然笑了，把張傳貴的肩膀輕輕地一拍，說：“二弟，有一件事你還記得吧？現在說這句話已經十一年了。那年七月初三鬼子大‘掃蕩’，咱們兩家都受了害。你比我重，被鬼子牽去牛還不說，還打死了你的二閨女。你當時一陣氣瘋了，說：‘操他娘，不消滅鬼子，一輩子也沒有好日子過了。’一脫身上的小

掛，一股勁兒要去和鬼子拚。二弟，當時我也在場，我怕鬼子殺了你，拚死命拉住了你。你還說：‘大哥你鬆手，大哥你鬆手，我現在什麼也不怕了。’在打鬼子的時候，咱弟兄們捨上了一切，就是槍指着肚子，也沒說過熊話。可是現在來到建設咱的新社會的時候了，我不知道你的胆子怎麼又變得這樣小了。”

張傳貴心裏激動起來了。他沒馬上說話，兩隻手忽然一陣打開哆嗦了，臉色又變得焦黃了。

四

下午兩點鐘左右的光景，從區供銷社往村裏去的後巷裏，出來一輛大車，看樣是向供銷社送了東西回來的。大車上除了七袋化學肥料以外，其他的都是一些空麻袋。駕車的是一位青年小夥子，高身量，方臉膛，臉熱得通紅，額上掛着一層汗珠。他笑嘻嘻的，一面向前望着，一面還歪着身子，一隻手捏着身後一個小白布包兒。當大車越過莊後的一塊高粱地的時候，小夥子把身子直起來。一抬頭，只見北半部的天空已經完全被黑雲彩罩住了，就大吃了一驚，手裏的鞭子就在牲口屁股上響起來了。牲口一蹬蹄子，立刻在路上撒了歡，那輛沒有裝多少東西的大車跑得蹦跳起來了。

大車剛進李家村，忽然有人在另一條巷裏叫了他一

声。小夥子馬上噉了一声，停住車，回头一看，原來是莊田英和三个女社員。她們当中有兩個人抬着一個筐，一個人扛着鋤，一個人拉着一張鉄轆，像是準備下地的，在這兒等別的下地的人。

王家榮走到跟前一問，才知道她們是準備去剷草漚肥的。家榮說：“不是早說好了，過這幾天再弄嗎？”田英說：“俺也說是沒工夫，不想陳福同志非要叫俺去弄這個不行。”家榮說：“這就叫人不明白了，為什麼放着蕨地不鬆來剷草漚肥呢？剷草早天晚天都可以，可是蕨地裏的蘿苣不爭取早種上，那不是晚一天就是一個成色？都回去，現在沒有工夫剷草。”

王家榮說罷，接着緊三步走到大車旁邊。剛要跳上去，忽然又站住了。他想了一想，轉身又走了回來，說：“你們回家放下東西，馬上告訴女社員都到保管室裏去收拾屋子，我看這天要胡鬧，早收拾好了屋準備晾蕨。走吧，田英，我們先去看看地方。”

她們就一道爬到大車上去。大車在街上轉了彎，接着進了一個寬大門。

田英的心細，因為家榮打消了陳福分配給她們的剷草任務，心裏老是覺得有些不安。進了保管室，她還再三告訴王家榮，叫他一定要對陳福說說這件事。王家榮是一個急性子人，辦起事來往往喜歡一槍一刀。本來，他對陳福叫大家去剷草這件事是不滿意的，又加上看見